

周森龙 著

非虚构叙事艺术

报告文学研究

真实的事需要真实的叙事。叙事可否真实？真实可否叙事？如何达到
深度客观化的非虚构叙事与高度主观化的技巧性写作的统一？



知识产权出版社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1687
2017

周森龙 著

非虚构叙事艺术

报告文学研究

真实的事需要真实的叙事。叙事可否真实？真实可否叙事？如何达到
深度客观化的非虚构叙事与高度主观化的技巧性写作的统一？



知识产权出版社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内容提要

本书是报告文学的一部别有新意之作。从辩驳报告文学的生存状态始，溯渊源，考发展，探寻文体基本特性，辨析关键争议问题；论写作，从选题、采访，到叙事策略、叙事结构、非叙事话语的研究，以及人物报告的写作经验等，材料新颖，引证丰富，分析细致，新见独出，具有一定理论深度。

责任编辑：苏媛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周森龙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130-0279-0

I. ①非… II. ①周… III. ①报告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8760 号

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

FEI XUGOU XUSHI YISHU: BAOGAOWENXUE YANJIU

周森龙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25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258 千字

ISBN 978-7-5130-0279-0/I·128(3217)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邮箱：suyuanyuan11@yahoo.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5.25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題周森龍《報告文學研究》

人民的事業需要報告文學

九一

李銳



· 序一

裴显生

在写作学界，周森龙同志是一位勤于积累、善于思考、勇于开拓创新的猛将。在多次学术会议上，他的发言都新意迭出、富有挑战性，引起与会学者的注意，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专著《别一种询问：写作是什么？》就对写作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地。用张会恩教授的话来说：“这部书稿既是创造性思维的成果，也是启迪读者思维、发展读者思维的工具，对于写作学科的理论建树无疑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赞同会恩同志的评价。后来他又出版了40万言的专著《现代写作论稿》，当时中国写作学会的几位教授对这部书有一个鉴定意见，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该书理论层次高、框架新，不少论点新颖、独创……应该说，周森龙的《别一种询问：写作是什么？》和这本新著为写作学理论建设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话经过了十年的检验，现在这本书已经被不少高校的精品写作课程编列为基本的参考书；森龙的一些学术观点也经常为学界同仁所引述，影响不断扩大。

近年来，森龙同志潜心报告文学研究，又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写出新著《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承他信任，把书稿寄给我，要我提出意见，并为之作序。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前三十年教文艺学，后近二十年教新闻传播学，也写过几篇论报告文学的文章，但没有系统研究过它。这一回，读完森龙同志的新著，对报告文学及其写作，又有了新的认识，获益良多。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内容扎实、富有新意的力作，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报告文学在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确实走势低迷，出现了“生存艰难”的尴尬局面。对此，在“衰竭”的原因和今后的前途上，出现了各种分歧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事。研究报告文学，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必须直面现实。

有一派观点认为：“报告文学的生存本身就是尴尬的。这种尴尬不是来自别的什么，就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本身”。黄浩、黄凡中两位先生的论文《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的本体质疑》一文明确指出：“报告文学所以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和 21 世纪初期出现生存尴尬，主要是由于其‘文体’上‘不三不四’的‘出身’造成的”，“现在，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有必要把它交还给历史”。针对这一派的观点，森龙同志进行了反驳，全书第一章就是《时代诘问——报告文学的生或死》。他没有在书的开头就四平八稳地讲一般理论，而是面对现实，卷入了论战，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而且把它贯串全书。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辨析，他明确地指出：“面对报告文学的暂时低迷，不必大惊小怪”，“保持信心，辉煌可待”。他批驳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不共戴天的观点，指出人民的事业需要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一直恪守着时代责任和社会使命，在现代传媒技术环境下积极发展、不断调整。它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将走向辉煌的明天。我以为：这样的讨论是有益的，有争论才有前进，真理愈辩愈明，要相信读者会在不同意见中汲取有价值的见解，作出自己的选择。

作为一部报告文学的专著，自然要对报告文学本体作出剖析。这部新著在第二章源流理论，考察了报告文学生长的土壤，勾勒出它的发展轮廓，在介绍各家看法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第三章特性论中，在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到今天的各家观点进行历时的介绍和评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报告文学作为报告必须保住它的非虚构性或曰新闻性”。“报告文学作为文学”，有自己的艺术性格，讲究文学的审美意蕴和艺术表现。在具体论述中，有不少独到的见地。应该说，报告文学是新闻和文学结合的产物，兼有两者的长处和特点，又有所不同。森龙同志把它定位为“非虚构的叙事艺术”，我看是很有道理的。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第四章《争议命题：报告文学的真与伪》。“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一论断，是大家的共识，但多年来对如何理解报告文学的真实，如何保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森龙不仅评述了各家的见解，而且具体分析了失实的原因，提出如何保真的见解，如关于想象与虚构，报告文学拒绝虚构，不排斥想象，要十分注意发挥想象的作用，但又不能滥用想象，必须原样保证事物的客观性。对于如何保证具体材料的真实性，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这也是书的新意所在。

森龙同志是长期从事写作教学、研究的学者，他研究报告文学，自然会

重视写作。全书十章中有六章论写作，涉及选题、采访、叙事等诸多方面。他没有泛泛地谈写作，处处突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个性，使这部著作区别于其他同类著作。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森龙同志用叙事学的视角来探讨报告文学的叙事策略、叙述结构、非叙事话语，作出具体的阐述。这可看作全书的亮点，具有开拓、创新意义。书的最后一章谈人物报告的写作经验，这绝不是“画蛇添足”，而是在“解剖麻雀”，通过论述这一文种的写作，来体现全书的内容，让读者更深切地了解全书，可以视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部富有新意的著作，体现出作者敢于开拓的理论创新勇气和厚积薄发的科学求实精神。在这本书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时，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希望森龙同志继续开拓前进，把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见解进一步深入探讨，使之周密、完善，把一些该说的话说深说透。我相信，在森龙同志和众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报告文学研究会不断推出新的成果。报告文学这个独特的文体会健康发展，铸造新的辉煌！

2009年12月30日

写于南京秦淮河畔寓所

（注：作者系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新闻传播学系教授，中国写作学会前会长）

序二

章罗生

周森龙教授的专著《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即将出版问世，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更为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理论研究有了新的收获与突破而欣慰！森龙兄让我为之作序，虽然我自知不堪此任，但却愿借此机会，在表达我由衷的祝贺与敬意的同时，再次热切呼吁：必须高度重视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

报告文学自诞生以来，虽历经风雨、坎坷曲折，却在时代的呼唤与社会的期盼中奋然前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它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兴旺蓬勃，展现出广阔的前景与雄强的活力。然而，有人却无视这一客观事实，一再断言报告文学“恐龙已死”、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等等。我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除论者未认真阅读和全面了解报告文学的创作“现实”外，关键是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落后所致，即报告文学理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又受到问题报告文学、史传报告文学和生态报告文学等各种流派和许多具有“前卫”品格的作家作品的挑战。因而，报告文学的内在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复杂，人们更搞不清“虚构”与“纪实”、“文学”与“新闻”以及“生活”与“艺术”等究竟是何关系、它们能否统一，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涉及整个文学观念的革新与文论体系的“重建”等问题。而这些悲观论调的出现，正反映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观念革新与文论“重建”的势在必行。显然，简单地下一断语或采取“不承认主义”，只图眼前痛快和一时“惊人”，是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只有面对现实、勇于担当、积极建设，才是我们应取的正确姿态。正是在这里，我们见出了《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及其作者的学术风范与独特品格。即作者不仅有直面现实、迎难而上的学术勇气，而且有坚持真理、敢于批判的独立精神。本来，“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是王国维、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留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学界所一再推崇的学术精神。然而，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与评论中，这种精神却越来越淡薄了，常见的多是唱赞歌、说好话、“为尊者讳”，而不敢进行面对面的批评与反批评。尤其在当代文学等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由于面对的大多是健在的熟人或朋友，批评者更顾忌其对象的“面子”与“雅量”而不敢“碰硬”。而本书作者不然：他开篇第一章就以“时代诘问”为题，指名道姓地亮出其批评对象，对“死亡论”等进行针锋相对的具体批驳，并严肃指出：“学术需要民主，需要客观事实，它崇尚标新立异，但不必篡改事实，耸人听闻”；“任何消极悲观，甚至幸灾乐祸地为它唱挽歌，历史会证明这是一种草率或失态的表现！”不仅如此，在以下各章中，作者也能立足学术前沿，与各“名家”进行商榷、对话与交流。如在第二章考察报告文学的“源与流”时，认为张春宁与笔者的分期虽“比较细致”，但也“比较机械”，“往往把现存状况当做一个孤立且独立的整体来看待”，尤其是张春宁：“前后描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内部的自恰性成问题”。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很中肯的。如我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将20世纪90年代视为“成熟、自觉期”，确有不够严谨、值得商榷之处。正如阎纲先生在某次会上所说：如同果子，它成熟后就必将坠落。现在看来，报告文学的确仍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其中长篇“纪实文学”——“史传报告文学”以及生态报告文学与“特稿”等，就是其值得重点研究的突出现象。事实上，我在后来的文章中，也有意识地修正了此观点，至少在“成熟”前加了“逐渐”或“逐步”等修饰语。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学者是应该敢于批评与欢迎批评的，真正的学术也只有在批评与争论中才能得以发展。试问：如果没有真正的“百家争鸣”，哪来学术的繁荣与理论的进步？作为整个学术研究是这样，作为理论严重落后的报告文学研究就更是如此！实际上，我认为，作为报告文学研究的学者，他应该和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一样，也是一种代表社会正义良知、“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他应该也以学术为利器，参与民族、社会的思想、文化与道德建设！而本书作者就在这方面做了一次难能可贵的“身体力行”。

其次，与此相连，我认为本书第二个值得肯定的优点与特色，是其内容的全面、资料的翔实与论证的严谨，即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与“研究”特色。就内容的全面而言，除第一章有针对性地专论报告文学的“生与死”即生存与发展问题外，它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论述了有关报告文学的“源与流”、“性与体”、“真与伪”、“灵与质”、“道与艺”与“情与思”等，实际包括或涉及

报告文学的本体论、发展论、创作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真实论、题材论、叙事论等。就资料的翔实而言，它不仅旁征博引、追根溯源，而且立足前沿、详加辨析，力求在对比中发现新见，在总结中超越前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论述明晰有力，它还使用了大量图表和数据。与此前出版的刘雪梅的《报告文学论》相比，此作虽然没有专论“价值论”与“美学形态”等，但它在深度、系统性和资料的翔实等方面显然超越了前者。同时，由于它晚于前者十来年，因而它在文本资料方面能更多引用新近之作，尤其是能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对话，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有所提升和发展。不仅如此，本书比刘著有所超越也更见特色的，还是在写作论方面。刘著虽然也用了两章来进行写作学方面的论述，同时也谈到其主题、选材、结构、语言和人物、事件、问题等报告文学的分类写作，但本书在其十章中，则用了六章来论述其选题、采访、构思及人物类写作与叙事策略等。其中不仅具体辨析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新闻性”、“真实性”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在“怎么写”方面更见系统、深入与细密。如谈到“非叙事话语”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点之一，谈到“两类非叙事话语文本的差别”；谈到人物报告方面的“三个转折”、“三重变奏”与“三种文体的影响”；谈到其“写人艺术”是“重性格”、“尚冲突”、“贵细节”与“肖声口”；谈到其“性格驱动”与“主题先导”等。总之，在这方面，的确显示了作者作为写作学学者的优长与强项，该书也的确具有可操作的报告文学写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学理性”特色还表现在“史”的观念贯穿全书等，即专著每一个论题，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说话，有较充分的文献回顾和较清楚的学理脉络，所以见出必然，也见出扎实和力量。

再次，由这“较强的学理性与‘研究’特色”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新见迭出。例如，关于报告文学的性质，作者在历史的叙事中见出其发展与变化，引出了四点不同凡响的认识；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作者有理有据地否认了一些人理解的全是“文学性”惹的祸的观点；关于报告文学的采访，以前都只是从技巧与经验的层面来谈，本书则指出了其理论与方法的背景；在论到人物报告文学接受了三种文体的影响时，特别指出了现代小说与新闻通讯对报告文学可能有的负面影响等。这些也都是作者的创新与颇见功力之处。

该书还有一些值得肯定与提倡之处，如章节结构的整齐、匀称，语言文字的简洁、清晰等。

当然，任何学术研究和成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其突破与超越也只是相对而言。如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该书也存在某些需要继续提升与改进之处。如作为“报告文学研究”的题旨来说，其“研究”主要侧重在写作学方面，还未涉及其价值功能、评价标准和作家论、流派论等；其本体论方面还未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对现实创作的整体把握还不够全面、深透，其图表、统计所依据的多限于报刊发表的中短篇，而对单独出版的长篇重视不够，因而对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处于“衰竭”的结论值得商讨；同时，对文本资料的引用也有不够全面、广泛之嫌，等等。当然，以上所提，尤其是报告文学创新体系以及价值标准、现实把握等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作者一人，也不是《非虚构叙事艺术：报告文学研究》一书所能完全解决的。作为一个主要从事写作学研究的学者和一部只有 20 多万字的专著，能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奉献出如此内容扎实、特色鲜明、新见迭出的成果，已是值得特别庆幸之事。它的出版问世，不仅为极端贫乏、落后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福音，而且也必将为推动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我的以上看法，与其说是该著的局限与不足，倒不如说是对报告文学研究的期待与希望。总之，构筑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大厦，改变报告文学创作辉煌与理论滞后的现状，重建包括报告文学理论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创作发展实际的文论体系，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同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作者系中国当代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第一章 时代诘问：报告文学的生或死	1
一、一派否定观点	1
二、一个基本判断	2
三、一些习惯误会	5
四、一种荒谬假设	8
五、一个简单结论	12
第二章 历史回眸：报告文学的源与流	15
一、渊源考：报告文学的生长土壤	15
二、路线图：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	20
第三章 基本图谱：报告文学的性与体	34
一、特性说：简短的历时考察	34
二、新闻眼：报告文学作为报告	43
三、审美观：报告文学作为文学	49
第四章 争议命题：报告文学的真与伪	57
一、真实性论争回顾	57
二、失实的原因	65
三、保真的选择	67
第五章 选题关键：报告文学的灵与质	81
一、时代精神与文学潜质	81
二、“我不能换掉我的眼睛”	87
三、于“司空见惯”中发现	89
第六章 行走天下：报告文学的跑与问	93
一、“行走的文学”观	93

二、理论与方法的来源	94
三、相对而言的特点	96
四、采访与调查的程序和方法要点	99
五、个案：情感·效率·机智	109
第七章 叙事策略：报告文学的道与术	114
一、叙事学的眼光	114
二、趋同的模态描述	118
三、叙事策略说略	124
第八章 构思技巧：报告文学的变与常	143
一、众语所归：已有共识	143
二、唯一原则：美的建构	148
三、基本方法：牢笼百态	149
第九章 我自言说：报告文学的情与思	160
一、非叙事话语：文本特性之一	160
二、非叙事话语的功能	163
三、非叙事话语的特点	169
四、两类非叙事话语文本的差别	172
第十章 人物报告：写作经验的例与则	176
一、消长的脉络：人物报告的三重变奏	176
二、他者的投影：三种文体的影响	183
三、关注的重点：写人艺术的基本方面	194
四、样本的对比：“性格驱动” VS “主题先导”	210
主要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25

第一章 时代诘问：报告文学的生或死

一、一派否定观点

黄浩、黄凡中先生在《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发表《报告文学：文体的时代尴尬——对报告文学“生存艰难”的本体质疑》一文（以下称“黄文”，所引皆不另注），勇敢宣布“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我们有必要将它交还给历史”^[1]。

这种声音不是黄文第一个发出的。早在5年前李敬泽就指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且枯竭”，他宣布：“让我们确认‘恐龙已死’。”并且发出悲悼：“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2]

吴俊在《也说“报告文学”身份的尴尬》中“基本认同”李敬泽的观点。

那么，导致报告文学“死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上述学者都认为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惹的祸。李敬泽说它的根本症结是“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象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吴俊进一步发挥。“报告文学的最根本特性在其纪实，否则就无法安身立命。”“在报告文学中，文学并不构成其本源性的基础和条件，而只是一种纯粹的修辞技术，充其量是一种附庸的外衣。一旦文学反客为主而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要构成，那无异于是宣告了报告文学的灭亡。”“文学的特性在虚构和想象……甚至于可以最彻底地说，文学意义中是不存在所谓纪实的。……”

但对报告文学来说则刚好相反，它绝不容许虚构，只能纪实，而且纪实的内容必须能够完全落实在事实上。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作品体特性，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要顽固地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呢？”^[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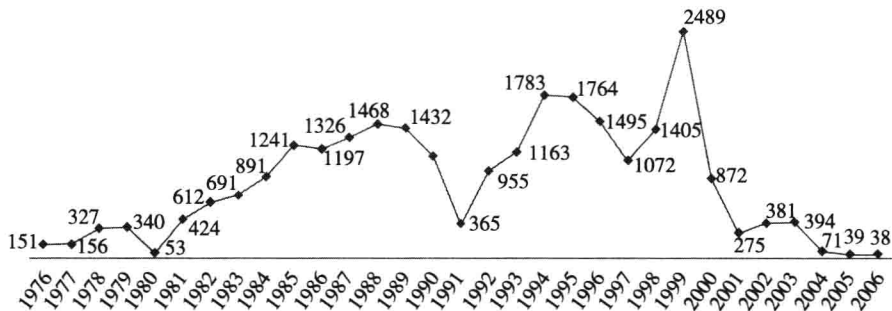
而黄文的“本体质疑”并没有新的发明，也是说报告文学所以会有生存尴尬，以至今天要它“退出历史舞台”，“主要是由于其‘文体’上‘不三不四’的‘出身’造成的。由于这种既文学又非文学，既新闻又非新闻的本性特征，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接受的价值障碍”。

他们把出的症结都一样：真实（纪实）性与文学性不共戴天。是文学性谋害了报告文学自身！

果真如此？

二、一个基本判断

我首先要说，报告文学确实有衰竭之态，确实“走势低迷”^[4]，被“边缘化”^[5]了。下图是从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检索出来的1976年至2006年（新时期以来）报刊上的报告文学的产量统计。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报告文学的全部统计，例如，图书就不在统计范围，而这又是近几年比较普遍的现象。还有因图书馆员掌握《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标准的差异，导致有一些出入。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掌握其整体情状。



1976~2006年期刊所刊报告文学作品产量统计

统计结果表明：31年时长，总计为25989篇，平均每年约838篇。从图示可以看出：开始一路走高，到1988年形成一个高峰，之后出现了一个坡谷，但毕竟是高峰中的波谷，只有1991年跌破年均线。之后在1999年又形成高峰。2000年还在年均线之上，2001年之后则可用“一落千丈”形容

之。总之，2000年前，可说是上升和繁荣的态势，1991年的下跌，可看作“衰竭”的信号，真正“衰竭”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的。

为什么信号在1991年发出？笔者认为，可以解读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综合反映。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一方面，曾以政治改革作为强力诉求的报告文学基本噤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一时处于停滞状态，简直有左派复辟的危险，直到邓小平南行讲话之后才上路；而报告文学作者的写作策略调整也有个过程。不过旋即调整过来了：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方面让报告文学往广告文学靠；另一方面，除政治议题外的一切文化、教育、历史、社会、生态、经济、军事等议题均成为报告文学的题材，一时风云蔚起，漾成高潮。

而之所以在2001年开始“衰竭”，如果从写作主体的身上找原因，王晖的看法无疑是对的：“粗鄙化与粗糙化，是当下文学为人所诟病的顽症之一，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这一文体的粗鄙化主要体现在其趋利与媚俗等方面。趋利，即相当数量的作品，甚至是发表在著名的、权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脱为金钱写作的干系……而粗糙则显示出报告文学作家素质的低下、艺术营构能力的缺乏。”^[6]另有学者也指出“相当数量的‘报告文学’只能说是假冒伪劣的文字产品，它们既算不上‘报告’，更不是‘文学’。”^[7]黄文也认可了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的”，“说出了当下时代里‘一个普遍的文学秘密’”。但是，趋利与媚俗并不是从2001年后才有的，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有，只不过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这一时段更为突出和嚣张罢了。

“利润”这只野兽正改造着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的命运。我们只要看一看中国文学期刊的封面和目录，便可见出端倪。除极少数还在坚守所谓“纯文学”的理想外，大多数已成功完成了商业化转型，像电影追求“票房”，电视追求“收视率”，网络追求“点击率”一样，期刊追求“发行量”，推出了各种收费发表文章的“刊外刊”（子刊、专号、增刊等）。某出版社的《报告文学》不也在2004年“主编辞职”引出风波^[8]后，2008年年底又曝“公开卖稿，千字千元明码标价”^[9]的新闻，把业界“潜规则”抖了出来？

文学已经进入“小众化”时代。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作家比读者多。相反，电视覆盖率和人们花在电视机前的时间却迅速增加。据中央电视台委托国家统计局每5年进行一次的“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2007年度报告结果显示：内地电视观众总数为12.05亿人，比20年前第一次调查时

观众增加了一倍；95%的人几乎每天看电视，而且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比5年前增加了半个多小时。还有93.72%的调查对象表示，看电视是自己闲暇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这一比例也比5年前有所增加。^[10]与此同时，互联网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据DCCI 2008年上半年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有效受众规模继续快速增长，成为网络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2008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有效受众规模达2.21亿，该数字比2007年全年的1.82亿增长21.4%，预计2008年全年中国互联网有效受众规模将达2.63亿。^[11]这些应该都是昔日文学的读者，现在都成了电视和网络的受众。文学的边缘化命运实在是势所必然的事，报告文学岂能独善其身？

报告文学数量的萎缩是不争的事实，不如以前受到读者欢迎甚至可说是被冷落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是接近寿终正寝，还是暂时的低迷？黄文认为无疑是前者，而我则认为后者，不必悲观。证据如下：

其一，报告文学一直恪守着时代责任与社会使命，坚持在它的岗位，好作品从来没有断过。以2008年为例，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张胜友的《东方的觉醒：珠江故事》，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纪事》，何建明的《1978：春雷响起的地方》，孙晶岩的《奥林匹克的中国盛典》，王敬东的《超越》，谭杰的《关于“制造”姚明》等均为影响巨大的力作。其中犹以《木棉花开》为著，它先后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南方日报》、《新民晚报》、《文学报》、《读者》等十多家报刊转载和选载。就像20多年前，中共黑龙江省委、吉林省委接连发出通知，把《三门李轶闻》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整党材料”一样，《木棉花开》也被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同志批示，以省委办公厅参阅件第3期的形式向全省干部推荐阅读。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还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学习、研讨和征文活动。这在新时期的文学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好像要给“把报告文学还给历史”论者当头棒喝似的，有人把2008年称为“辉煌的‘报告文学年’”^[12]，我认为当之无愧。

其二，报告文学自身也在现代传媒技术环境下积极发展、调整中。文学的边缘化危险不仅指读者的阅读兴趣不在文学或者媚俗趋利，其中也包括被现代传媒边缘化。网络时代也在改变着传统的文学。报告文学是社会生活“感应的神经”，同样也对它自身的生存环境有着敏锐的感应。它已经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现代技术和各种传媒了，例如出现了影视报告文学（《寻找